

《兩人對談, 三人成座》

前些時候，我讀到了這幾則小新聞：

[中國新聞網 2016-05-17] 蘇家村小學，位於海拔 1,000 米，離重慶市八、九個小時車程的巫山縣城。全校僅有一名老師、一間教室、一間廚房和四個學生。唯一的老師陶朝雷說，哪怕只有一個孩子需要他，他也會堅守，決不放棄。



[中國新聞網 2018-5-17：恰好是上一則新聞整整兩年後。開頭我還以為是同一個報道，核對了人名、地名和照片才落實。] 五十五歲的許玉華老師，是建陽區麻沙鎮與武夷山市（福建北部）交界處的華溪小學唯一的老師，八歲的范宜豪，是華溪小學唯一的學生。校裏現存一個班級、一個老師、一個學生。老師許玉華，1979 年高中畢業，回到家鄉華溪村當了一名代課教師。在他近 40 年的從教生涯中，山村小學學生人數一直在減少。大部分隨着打工的父母「進城」讀書，華溪小學如今，只剩一師一生。學校雖小，但教學設施一應俱

全，語文、數學、音樂、美術、體育等科目一門不落。雖然只有一個學生，但是許玉華老師一點也不鬆懈，認真備課，認真講課，認真批改作業。許老師說，范宜豪很懂事，學習成績也不錯，但對孩子來說，最大的苦惱是孤單。在這個「二人世界」裏，范宜豪沒有學習的夥伴，也沒有童年的玩伴。為此，許老師在課餘時間與范宜豪一道打球、追逐、談心，成了孩子忘年的好夥伴。



[中國新聞網 2018-10-18] 無獨有偶，接着又看到另一則雷同的小新聞。十月中旬，四川達州市宣漢縣巴山大峽谷附近高山上的一所村小學內，唯一的代課老師正在給僅剩的一名學生上課。新學期開始，全校有四名學生，轉到鄉中心的學校讀書，只留下六歲的王龍澤零零丁丁一個人。龍澤家境貧寒，母親在他出生後不久就去世了，家裏只有他和殘疾多病的父親。除了這個村小以外，無條件再前往其他學校就讀。唯一的代課老師賴貞元決定留下來，陪着龍澤一起堅守。



賴貞元老師和王龍澤在上課

這幾位平凡的老師，在那偏僻的山區，默默地為教養一兩個小孩而留下來。他們體現了我們敬仰的無名英雄的獻身精神，雖然他們的名字給記者說出來了。

上列這三則報道，讓我想起籌劃於下月開始的《秦史十四講》時，白而曼跟我說的話。她很擔心我費那麼多的時間和力氣準備，到頭來，在座冷清清，小貓三兩隻。我說：「有三個人，我就講，兩個嘛，我就請他們或她們去喝咖啡，聊天！」其實，這幾句話，不是第一次就《秦史講座》說的，我退休前，在巴黎社科院開課，我的態度已經是這樣的。

唉！細想一下，這個《秦史講座》，跟當年的開課，所負的責任很有差別。當年的課，基本上是對我自己負責，人多人少，學院不在乎，兩三個人參加的課，也不是很鮮見。可是今天講演的地點是鳳凰書店。要是真的只有兩三個人來聽，一定叫書店失望，甚至掉他們的臉。那我可承擔不起啊！

